

北山譯乘第一輯

III

# 戰勝巴爾代克

謝文微克爾·蘭波

譯·存·發·施



1945

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底名字叫做巴爾代克·史洛維克（註一）；但是因爲他有一個習慣，每當什麼人跟他說話的時候，他老是對那個人瞪着眼呆看，所以他的鄰舍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把他叫做「瞪眼巴爾代克。」事實上，他跟夜鶯一點也不像，他底智力與他那真正稚氣的樸直使他獲得了另一個綽號，叫做「傻子巴爾代克。」這最後一個綽號乃是最著名的，事實上，可以說是傳之於史冊的唯一的綽號，雖然巴爾代克還另外有第四個名字——而且倒是他的官名。因爲在波蘭文中，「人」與「夜鶯」這兩個字，叫一個德國人聽起來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註二），而且那些德國人又喜歡把較野蠻的外國專名翻譯做較文化的語文，以表示他們的文明，所以，當他應募入伍開始做一個新兵的時候，就發生了以下的一場對話。

「你叫什麼名字？」那軍官問巴爾代克。

「史洛維克。」

「茨洛維克。唔，不錯，好。」

於是那軍官把他的名字寫下來，「人」。

巴爾代克是從普甯坪村莊裏來的。普甯坪是普慈南省裏的大部分村莊以及波蘭的一些別的地方的村莊所常用的名稱。第一，最重要的當然是他自己，不用提起他的土地，他的牛屋和兩條牛，他自己的那匹花斑馬，還有他的老婆，瑪伽。他之所以能够生活得很舒服，就得感謝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的組合，而且，據那首著名詩篇所包含着的格言說：

上帝賜給他所要祝福的人，真的，

一個叫做瑪伽的老婆和一匹花斑馬。

真的，他的一生都是上蒼給他安排好了，一點不用憂慮得。但是現在，上蒼却注定了戰事，因此巴爾代克就不免感到了大大的慌亂。因為消息已經傳過來，據說後備兵就要被徵召，並且必須就要離開了他的村莊和田地，把這一切東西交給他的老婆去照顧了。普甯坪的老百姓本來已經足夠窮苦的了。每年冬天，巴爾代克總得到工廠裏去做工，這樣才維持過了他一家人的生計，但現在該會碰到什麼運命了呢？誰能知道這與法國人打的仗會在什麼時候完結？瑪伽，當她看過了報紙以後，就呢罵起來：

「他們這批渾賬東西，讓他們都死了罷！讓他們都變做瞎子罷！——雖則你是一個傻瓜——可是我倒替你擔心。那些法國人是不饒人的；他們會砍了你的腦袋，我敢說。」

巴爾代克覺得他老婆說的倒是真話。他把那些法國人怕得像火一樣，因此也很替他自己擔心。那些法國人有過什麼得罪他的地方？憑什麼他要到那地方去？——爲什麼他要到那個可怕的古怪的地方去，那兒是連一個朋友都找不到的？他知道在普甯坪所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唔，那是既不舒服也不艱苦，就是那麼樣的一個生活。但是現在，有人要逼他出門了，雖然他知道就在這裏比到任何地方去都好些。況且，這件事情竟是無法阻止的；——這就是命運。巴爾代克擁抱了一下他的老婆和那十歲的兒子弗蘭奈克；吐了一口涎沫，給自己畫了個十字架，就走出了他的村莊，瑪伽跟在他背後。他們並不表現出十分淒苦的離情別意。他們大家都抽咽着，他屢次地說着「好了，好了，別響！」於是走到大路上。在路上，他們才知道他們所碰到的一切事情，乃是所有的普甯坪人同樣地都碰到的，因爲整個村子都在紛亂中，連路上的交通都被阻梗了。當他們走向車站裏去的時候，女人，孩子，老頭兒，和狗都跟着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是沉重；祇有少數人還吸着煙桿，顯出一副不介意的神氣，有些人則已經是酩酊大醉了。另外有幾個人，當一兩個普甯坪村裏的德國人，由於全然的驚愕而唱着「保衛我們的來茵河」的時候，就拉着沙啞的嗓子高唱着：

史克爾齊內茨基死了，哎喲！（註三）

再不聽見他的聲音了；

他那戴滿了指環的手呀，

再也不會揮他的劍了。

這一團亂闖闖的混雜的羣衆——其中還包含着那些蠢起了明晃晃的刺刀的警察——

叫嚷，擾攘，紛亂地一字長蛇陣似地走向村莊的盡頭。女人們鉤着她們底「戰士」的項頸而哭着；一個老婦人顯出了她一嘴的黃牙齒，高揮着她底兩臂；另外一個高聲嚷着：

「願上帝記住了我們的眼淚！」還有人嚷着：「弗蘭奈克！喀思柯！約才克！再會呀！

」狗狂吠着，教堂裏的鐘聲響着，教士們甚至宣念着給臨死的人用的禱詞，因為沒有

一個現在走向車站裏去的人再會回來。戰事已經把他們全都召喚了去，但是這個戰事決

不會送他們回來。鋤頭都要在田地裏生鏽了，因為普甯坪已經向法國人宣戰了。普甯坪

不能承認拿破崙第三的最高統治權，而心裏還不忘記西班牙世系的問題。最後的鐘聲在

那些已經脫節了的羣衆頭上悠揚着。當他們走過神壇前面時，大家都脫了帽。路上升起

了一陣輕塵，因為那天非常乾燥和晴朗。沿着路的兩旁，那些成熟了的麥子，穗實很沉

重地，在一陣一陣的和風中鞠躬微響。百靈鳥在蔚藍的天空中鳴啾着，每一個都做出巧

轉的聲音來，好像惟恐被人們忘記了。

在車站裏，有一個更大的人羣，喧嘩愈甚，也愈紛亂。這裏有從克爾佐達、戈爾那來的人，從克爾佐達、陀爾那來的人，從維武拉思秦采來的人，從尼陀拉來的人，以及從米才洛甫來的人。車站的牆上貼滿了用上帝和祖國的名義向法國宣戰的文告，並且還說那些國防軍是爲了去保衛被威脅了的父母妻子與村莊土地而出發的。那些法國人翻攪着雷坪，克爾佐達，戈爾那，克爾佐達，陀爾那，維武拉思秦采，尼陀拉和米才洛甫攪着特殊的仇恨，這是很顯然的。至少，這是讀了那些文告的人們所發生的印象。新來的羣衆繼續不絕地在車站前面集合攏來。在那待車室裏，男人們煙斗裏的烟漫滿了一屋子，把文告都遮隱了。在這喧鬧裏，誰都不能使人家瞭解自己，因爲每個人都在跑着，喊着，叫着。在月台上，有人用德國話發着命令。牠們的聲調都是簡短得很古怪，粗澀而又嚴酷。

鐘聲響了。雄偉有力的火車聲音從遠處漸漸地近來——愈來愈清楚了。戰事本身就彷彿跟着那火車一同走近來了。

第二次的鐘聲——於是一陣顫栗透過了每一個人的心。一個女人開始銳聲地叫起來，「亞當，亞當！」她顯然是在叫着她的亞當，但是別的女人聽見了也叫起來，「亞達！」（註四）於是她們中間又加上了一個尖脆的驚叫；「法國人來了！」瞬息之間，一

陣瘋狂不僅侵襲了那些女人，並且還侵襲了那些未來的賽當戰役裏的英雄。人羣全混亂了。正當這時候，火車開進了站。所有的窗洞裏都是軍帽與軍服。兵士們好像螞蟻一樣地擠集着。大礮底黝黑的，長橢圓形的軀體在幾掛平板車上猙獰可怕地顯現着，而在另外幾掛平板車上則堆滿了鎗上的刺刀。顯然地，這些兵士們曾經受到唱歌的命令，因為整個列車都被他們底強壯的男性的聲音所震撼了。武力與威權彷彿在從這一系列還沒有看到盡頭火車的裏表現出來。

月台上的些那後備兵開始歸隊了，但每一個人都遲延着與家裏人告別，巴爾代克揮着他底兩臂，好像牠們是一個風車上的帆翼，並且瞪着眼睛。

「好，瑪伽，再會呀！」

「哦，我的可憐的人！」

「你永遠不會再看見我了！」

「我永遠不能再看見你了！」

「這是毫無辦法的呀！」

「但願上帝的母親保佑你！」

「再會了。好生看管着莊屋。」

那流着淚的女人擁抱着他。

「但願上帝領導你！」

最後的時刻到了。汽笛聲，女人們的哭聲和嗚咽聲，把一切都淹沒了。「再會！再會！」然而那些兵士早已離開了那混雜的人羣，形成了一堆黑色的，堅實的集合體，排着方形縱隊，用一種鐘錶機件底準確和規律，邁步前進了。命令發下來了：「上車就座！」縱隊和方隊從中心四散開來，各人都跨着大步走向火車，跳了進去。那火車頭，現在是像一條龍似的呼吸着，並且噴吐着一縷縷的蒸汽，送出了灰色煙的花圈。女人們的號哭和嗚咽更響了；有些用手帕掩了眼睛；有些對着火車揚手；哽咽的聲音再三地叫着她們底丈夫與兒子的名字。

「再會呀，巴爾代克！」瑪伽從人叢中嚷着。「自己當心呀！——但願上帝的母親——再會呀！啊，上帝！——」

「你當心着莊屋呀，」巴爾代克回答。

火車的行列忽然顫動了，每一節車都互相衝撞了一下——於是往前開動了。

「別忘記了你有一個老婆和兒子呀，」瑪伽跟着火車跑着嚷。「再會了，天父，天和聖靈在上！再會呀——」

火車依然向前開，愈開愈快，把這些普甯坪的戰士，運同克爾佐達，尼陀拉和米才洛甫的戰士們一道帶走了。



註一：Slowki, 波蘭文，義云「夜鶯」。

註二：波蘭文稱「人」爲「支洛微克」Czlowiek.

註三：這是一首民歌。史克爾齊內茨基 (Skirzynecki) 爲一八三〇年波蘭革命時著名之領袖。

註四：「亞當」是人名，「亞達」是波蘭話「他們去了」之意。此處形容其誤會，以「亞當」爲「亞達」，以「他們去了」爲「法國人來了」。

瑪伽，跟着大羣的女人，朝着一個方向哭哭啼啼的回到普甯坪去；而另外一個方向呢，是那裝載着鎗劍森然的火車在衝向灰色的遠方去，而巴爾代克也就在這火車上。長長的黑色的煙雲好像是沒有止境的；普甯坪也差不多看不到了。祇有那些高高的菩提樹還依稀可辨，此外便是那個教堂裏的高塔，正在被太陽光照耀得閃爍不定。不久，那菩提樹也看不見了，而塔頂上的那個金黃色的十字架也祇賸了明晃晃的一小點。巴爾代克的一雙眼睛只管向這一小點瞪着看，但是等到這一小點也看不見了的時候，這個可憐兒的憂愁便漫無涯際了。一種極度疲弱的感覺來襲擊了他，他覺得一切都完了。於是他開始回頭去看那個軍曹，因為，除了上帝以外，他已經覺得沒有比軍曹更偉大的了。那軍曹很明白地知道，現在巴爾代克會怎麼樣了，然而巴爾代克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瞭解。那軍曹坐在長椅上，把他的來復鎗夾在雙膝間，他點旺了他底煙斗。煙一股一股的升起來，時時把他那嚴肅的，不滿意似的臉掩蔽了。不單是巴爾代克底眼睛在

看着他的臉；整節火車裏的每一個角隅裏的眼睛都在看着牠。在普甯坪或克爾佐達，每一個巴爾代克或胡琪代克都是他自己底主宰，每一個人都會想到他自己，照顧他自己，但是現在，這個責任需要那軍曹來替他們代庖了。如果他命令他們向右看，於是他們就都向右看；如果他命令他們向左看，他們也就都向左看了。每一個人的眼色裏好像表示着一個問題：「哦，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但是他全都知道，并且全知道他們在希望些什麼。祇要有一個人能夠用眼光去獲得他一個命令或解釋就好了！但是這些人都怕敢直接問他，因為戰爭正在與一切的軍法審判的機會接近起來。誰也不知道什麼是被允許的，也不知道是誰在那兒允許或不允許。至少可以說，他們都不知道，像軍事法庭這種字的聲音，雖然他們並不瞭解其意義，却聽了都非常害怕。

他們都覺得這個軍曹，現在對於他們，比起在普茨南省裏訓練的時候有更大的權力。祇有他是什麼都懂得的人，沒有他，就什麼都做不成了。這時，彷彿他覺得他的鎗有點重了，因為他把那鎗推給巴爾代克替他拿着。巴爾代克趕忙把鎗接過來，屏着氣，瞪着眼，好像看一道彩虹似的看着軍曹，然而從這裏頭感到了一點安慰。啊，一定有什麼很壞的消息了，因為連得這個軍曹也好像很煩惱着。進了每一個車站，人們都聽見車廂裏在唱歌和叫喊；那軍曹在發着命令，東奔西走的咒罵着，好像以此表示其地位的重要。但是，當火車一開動之後，每一個人，連同那軍曹自己也在內，全都默不作聲了。在

他心目中，這個世界現在也好像分爲兩種現象，一種是清明的和容易瞭解的——那是由家屋和眷屬所代表着的世界——另外一個是黑暗的，不錯，絕對黑暗的——那是由法國與戰爭所代表着的世界。他極有功效地振作了這些普甯坪兵士底精神，並不完全是由於他底人格，而是因爲事實上每個兵士都要背在他底心上。每個兵士底肩膀上已經負荷了他底行軍袋，還有他的大鑿與其他底配備，所以這全部擔負實在是非常沉重了。

此時，那火車一直在搖撼着，咆哮着，衝進茫茫的大野裏去。一忽兒到了一站，人們又加掛了新的列車與機車；一忽兒又到了另一站，人們給加上了鋼盔，大礮，馬匹，刺刀和一羣一羣的鎗兵。美麗的黃昏漸漸地降下來了。落日顯出了殷紅的顏色，一堆堆輕輕地飛着的雲從黑暗下來的天邊一直佈滿到西方。那火車，常常在每一個站上停留一下，以收載乘客與加掛車輛，以後便又轟轟地對着那紅光晃耀的方向衝過去，彷彿在衝進一個血的大海。從巴爾代克及其他底普甯坪兵士所乘坐的敞蓬車上，人們可以看到村莊，茅舍與小城市，教堂塔尖，鵲鳥——當牠們舉起了一隻脚兒立在巢裏的時候，看起來很像一把鐮刀——此外還有小農屋和櫻桃園。一切都飛快地閃過去了，一切都好像是殷紅色的。這時候，那些兵士也有點胆壯起來，開始互相竊竊私語了。因爲那軍曹，已經把他底口袋當做枕頭，嘴裏嚼着那陶土的煙斗，呼呼的睡熟了。胡琪代克·桂士達拉，一個從普甯坪來的農民，剛坐在巴爾代克身邊，把他的肘子推了一推。

「巴爾代克，聽着！」

巴爾代克回轉了一個愁苦的臉，睜大了眼睛對他看着。

「爲什麼你簡直好像是一條被送去宰了的牛？」桂士達拉輕聲地說。「不錯，可憐的叫化，你眞是在給人家送去挨刀，這是沒有錯的！」

「啊，天啊！」巴爾代克歎着氣說。

「你害怕嗎？」桂士達拉問。

「爲什麼我不要被怕？」

天上的殷紅色愈來愈深了，於是桂士達拉指着那紅霞輕聲地說：

「你看見那紅光嗎？你知道嗎，呆頭，這是什麼？這是血呀。這裏，是波蘭——我們的邊境，喂——你懂不懂？但是，那兒，那遠遠的發紅光的地方，那就是法國了。」

「我們是不是就要到那裏去呢？」

「爲什麼你這樣着急？他們說還有好長一段路呢。但是，你不用害怕，那些法國人會出來迎接我們的。」

巴爾代克底普甯坪腦筋開始辛苦地思索了。過了一刻，他問道：「胡琪代克！」

「什麼事？」

「那些法國人究竟是那一種的人？」

這兒，胡琪代克底聰明忽然碰到了一個陷坑，他很容易一個倒栽葱的跌進去，而不容易爬出來了。他知道法國人就是法國人。他也曾從老輩嘴裏聽到過一點關於法國人的話，他們曾經說起過，法國人永遠是跟誰都要打架的；他知道，至少他們是非常古怪的人物。但是他怎樣能把這些解釋給巴爾代克，以使他瞭解這些法國人是多麼古怪呢？所以，他開頭先把問話重複了一遍：

「那一種的人？」

「怎麼，是呀。」

胡琪代克所知道的就祇有三個國度：住在中間的是波蘭人；住在一邊的是俄國人，在另外一邊的是德國人。但是德國人有許多種。所以，爲了甯可明白而不求準確起見，

「法國人是那一種的人？叫我怎麼告訴你？他們一定是像德國人一樣的，不過更壞一些。」

聽了這樣說，巴爾代克嘆道：「啊，那些下流東西！」

直到此時爲止，他對於法國人祇有一個感覺，那就是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怖感。但從此時開始，這個普魯士後備兵對於法國人就懷着一種真正的愛國者的憎恨了。然而這也並不感覺得很清楚，所以他又問：「那麼德國人會打德國人嗎？」

說：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胡琪代克，就像蘇格拉底第二似的，先採取了一個微笑，然後回答：

「那麼，難道你的狗，李賽克，不會跟我的蒲雷克打過架嗎？」

巴爾代克張開了他底嘴，對他底老師看了一會兒。

「啊！不錯。」

「還有那些奧國人也都算是德國人的，」胡琪代克解釋着，「難道他們沒有打過我們嗎？那個老頭兒史維爾思支說過的，當他打那一仗的時候，史坦因美茨常常大聲的嚷着：『上前，孩子們，打那些德國人！不過跟法國人打仗沒有那麼容易罷了。』」

「好天爺！」

「法國人從來沒有在那一仗裏給打敗過。當他們進攻你的時候，你不用害怕，你也不用自己覺得丟了臉。他們每一個人人都抵得了我們兩三個，他們長着像猶太人一樣的子。他們有些人生着一張黑臉，像鬼一樣。現在你可以知道他們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把你的性命交託給上帝罷！」

「哦，那麼爲什麼我們要趕着他們打仗呢？」

這個哲學意味的問題，在胡琪代克心目中，却顯得有點愚笨。他顯然是受了官方意見的影響，所以立刻就預備好了他的答復。

「我本來最好還是不去，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打他們的話，他們就會來打我們了。那是毫無辦法的。你不是已經看見報紙上怎麼說了嗎？他們最恨的就是我們這些農民。人們說他們已看中了波蘭，因為他們要把伏特卡（註一）走私出去，而我們的政府不答應，因此就打成了仗。現在你懂得了吧？」

「我還不懂，」巴爾代克不想再追究似地說。

「他們也想我們的女人，像一條狗貪吃一塊肉骨頭一樣。」胡琪代克接着說。

「但是，他們一定會尊重瑪伽的，比方說？」

「他們連老年人都不會尊重！」

「啊！」巴爾代克用一個特異的聲音說，彷彿表示着，「要是真的如此，那我就願意打仗了！」

的確，在他看起來，這真已過分了。儘管讓他們把伏特卡從波蘭私運出去——但是不能使他們胆敢碰一碰瑪伽！我們的朋友巴爾代克現在開始從他個人底利益這個立場上觀察全部的戰事了，一想到有多少兵士與大礮正在開出去保衛他的正在遭遇到被法國人污辱的危險的瑪伽，他就振作起勇氣來了。所以，他終於也承認除了趕出去抵抗法國人之外，確實沒有別的办法。

此時，滿天的紅霞已經消隱，天色黑暗下來了。列車在不平的軌道上劇烈地震動起



來，鋼盔和刺刀也按照着震動的節奏而左右搖撼着。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成千累萬的火星從機車頭上飛出來在夜色中翻舞着，蜿蜒旋繞成幾百條很長的金線。好一會兒，巴爾代克還睡不着。正如那些火星跳進風裏去一樣，他底思緒也跳進了他那想着瑪伽，普甯坪，法國人與德國人的心裏去了。他覺得，雖然他很願意躺下在他所坐着的那條板凳上，可是他不能躺下去。他終於睡熟了，真的，但這是一個很沉的，愈來愈迷胡的睡眠，而且他立刻就做了夢。他看見他底狗，李賽克，正在跟胡琪代克底蒲雷克打架，直到雙方底毛全都捲了下來。他正要跑過去搶一根木棍子趕散牠們，誰知忽然又看見了別的事情：原來有一個黑臉的法國人，黑得像土一樣，正在把膀子擡着瑪伽坐着，而瑪伽也很高興地在微笑。另外有幾個法國人在嘲弄着巴爾代克，並且在對他指指點點的。實在這祇是機車的汽笛聲而已，但對於巴爾代克，這却彷彿是那些法國人在叫着，「瑪伽！瑪伽！瑪伽！」「閉你的嘴，賊徒！」「巴爾代克嚷起來；」「不准碰我的老婆！」「但是他們還在叫着「瑪伽！瑪伽！瑪伽！」李賽克和蒲雷克都嗥叫起來，所有的普甯坪人都嚷着，「別讓你的老婆跑掉！」他是被綁起來了嗎，還是怎麼的？不，他向前衝，扭斷了細結，抓着了那法國人的頭——於是忽然——！

忽然他受到了一陣劇痛，彷彿給什麼人重重的打了一下。巴爾代克登時醒過來站立起來。全個車廂裏的人都醒了，大家都問，「什麼事情？」「原來這個不幸的巴爾代克，